

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

張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嚴人 王初昆弟 李據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韓昶 王智興 韋氏子 令狐綯 鄭光 鄭畋 盧攜 鄭繁 鄭准 張氏子 劉義方 鄭群玉 梅權衡 李雲翰

張茂昭

唐張茂昭為節鎮，頻吃人肉，及除統軍，到京。班中有人問曰：聞尚書在鎮好人肉，虛實？「昭笑曰：」人肉腥而且芻，爭堪吃。「（出《盧氏雜記》）

王播

唐淮南節度王（王原作使，據許本、黃本改）播，以錢十萬貫。賂遺恩倖，以圖內（以圖內三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授。諫議大夫獨孤朗、張仲方，起居郎孔敏行、柳公權，起居舍人宋申錫。補闕韋仁實、劉敦儒，拾遺李景讓、薛延口（黃本延口作廷老）等數（數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人。前一日，詣延英抗論其事，後之賄遷。其徒實繁。自外官至內（自下原空缺五字，據黃本補外官至內四字）學士三司使，皆有定價。因此致位者不少。近有縣令錄（錄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事參軍。亦列肆鬻之。至有白身便為宰守者。然所至多為四方諸侯不放上，有以知其來也。俾不遵王命，抑有由（由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焉。豈時之重利耶？而諫省任非其人耶？未嘗以一字整頓頹綱。深所未諭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李秀才

唐郎中李播典蕪州日，有李生稱舉子來謁。會播有疾病，子弟見之。覽所投詩卷，咸播之詩也。既退，呈於播。驚曰：「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，唯易其名矣。」明日。遣其子邀李生，從容詰之曰：「奉大人咨問，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？」李生聞語，色已變曰：「是吾平生苦心所著，非謬也。」子又曰：「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，兼賤翰未更，卻請秀才不妄言。」遽曰：「某向來誠為誑耳，二十年前，實於京輦書肆中，以百錢贖得，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制，下情不勝恐悚。」子復聞於播，笑曰：「此蓋無能之輩也，亦何怪乎？饑窮若是，實可哀也。」遂沾以生餼，令子延食於書齋。數日後，辭他適，遺之縑繒。是日播方引見。李生拜謝前輩畢，又云：「某執郎中盛卷，游於江淮間，已二十載矣。今欲希見惠，可乎？所貴光揚旅寓。」播曰：「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，今日老為郡牧，無用處，便奉獻可矣。」亦無愧色，旋置袖中。播又曰：「秀才今擬何之？」生云：「將往江陵，謁表丈盧尚書耳。」播曰：「賢表丈任何官？」曰：「見為荊南節度使。」播曰：「名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名弘宣。」播拍手大笑曰：「秀才又錯也，荊門盧尚書，是某親表丈。」生慚悸失次，乃復進曰：「誠君郎中之言，則並荊南表丈，一時曲取。」於是再拜而走出。播歎曰：「世上有如此人耶！」蕪間悉話為笑端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姓嚴人

唐京兆尹龐嚴，及第後，從（後從二字原倒置，據許本改）事壽春。有江淮舉人姓嚴。是登（是登二字原空缺，據《因話錄》補）科記誤本，倒書龐嚴姓名，遂賃舟丐食就謁，時郡中止有（止有二字原空缺，據《因話錄》補）一判官，亦更不問其氏，便詣門投刺，稱從姪。龐之族人甚（甚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少，覽刺極喜，延納勤勤，款曲同食。語及族人，都非龐氏之（之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事，龐方訝之。因問：「至竟郎君何姓？」曰：「某姓嚴。」龐撫掌大笑（撫掌大笑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曰：「君誤矣！嚴自名嚴，預君何事？」揮之令去，而猶自謂不誤，（自謂不誤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從容而退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王初昆弟

唐長慶太和，王初、王哲，俱中科名。其父仲舒顯於時。二子初宦，不為秘書省官，以家諱故也。既而私相議曰（曰原作而，據許本改）：「若遵典禮避私諱，而吾昆弟不得為中書舍人、中書侍郎、列部尚書。」乃相與改諱，只言仲字可矣。又為宣武軍堂書記，識者曰：「二子逆天忤神，不永。」未幾相次殞謝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李據

唐李據，宰相絳之姪。生綺綺間。曾不知書，門蔭調補澠池丞。因歲節，索魚不得。怒追漁師。云：「緣獺暴，不敢打魚。」判云：「俯臨新歲，猛獸驚人，漁網至寬，疏而不漏。放。」又祇承人請假，狀後判云：「白日黃昏須到，夜即平明放歸。」祇承人竟不敢去。又判決祇承人：「如此癡頑，豈合吃杖，決五下。」人有語曰：「豈合吃杖，不合決他。」李曰：「公何會，豈是助語，共之乎者也何別。」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教坊人

唐有人衣緋，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。人問前任，答曰：「屬教坊，作西方師子左腳來三十年。」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南海祭文宣王

自廣南祭海十數州，多不立文宣王廟。有刺史不知禮，將（將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釋奠。即署一胥吏為文宣王亞聖，鞠躬候於門外。或進止（進止二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不如儀，即判云：「文宣、亞聖決若干下。」（出《嶺南異物志》）

太常寺

唐有判太常寺，行事禮官祭圓丘。至時不到者，判云：「太常太寺，實自伽藍。圓丘小僧，不合無禮。」（出《傳載》）

柳氏婢

唐僕射柳仲郢鎮郢城，有婢失意，於成都鬻之。刺史蓋巨源西川大校，累典支郡，居苦竹溪。女僮以婢導。以巨源嘗其技巧。他日。巨源窗窺，柳婢侍左，通衢有鬻綾絹者，召之就宅。蓋於東簾內，選擇邊幅，舒捲掠之，第其厚薄，酬酢可否。柳婢失聲而僕，似中風，命扶之而去，都無言語，但令還女僮家。翌日而瘳，詰其所苦，青衣曰：「某雖賤人，曾為僕射婢；死則死矣，安能事（事原作自，據許本改）賣綾絹牙郎乎！」蜀都聞之，皆嗟歎世族之家，率由禮則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韓昶

唐韓昶，名父之子也。雖教有義方。而性頗暗劣。常為集賢（集賢二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校理。史傳中載其與韓愈、柳宗元、

據許本改)車處,皆臆斷之曰。豈其(豈其二字原空缺,據黃本補)至除拾遺。果為諫院不受(不受二字原缺,據黃本補)。

令狐綯

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,君臣道契,人無間然。舍人劉蛻者,每訐(訐原作計,據許本改)其短,密奏之。宣宗留中,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,而不言其失(許本、黃本失作人)。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,踏略云:「號曰無解進士。」又以子弟納賄,踏云:「白日之下,見金而不見人。」令狐憾之,乃俾一人為其書吏,謹事之。劉托以腹心,都不疑慮,因為經業舉人致名第,受賄十萬,為此吏所告,由是貶焉。君子曰:「彭城公將欲律人,先須潔己。安有自負髒污,而發人之短乎?宜其不躋大位也。」先是令狐自以單族,每欲繁其宗,與崔、盧抗衡,凡是當家,率皆引進,皇籍有不得官者,欲進狀,請改姓令狐,時人以此少之。(出《北夢瑣言》)

鄭光

唐鄭光除河中節度。宣宗問曰:「卿在鳳翔,判官是何人?」光曰:「馮三。」上不之會。樞密使奏曰:「是馮兗,臣曾充使至彼,知之。」上曰:「便與馮三為副使。」及罷河中歸,又詔對,上曰:「卿在河中事大好。」光對曰:「臣須開始得。」又更對他事,曰:「不得,臣須裂始得。」上大笑。後朝臣每遇延英,入閣候對,多以「開始」為號。時裴思謙郎中為節判,頃客於河中,到使院,裴曰:「某(某原作其,據許本改)在身官爵,為尚書削盡。」皆謂不以本官呼之。光在河中時,遇國忌行香,便為判官及屈諸客就寺醺飲。徵令。時薛起居保遜,為客在坐。光把酒曰:「某改令,身上取果子名。」云:「臍臍。」他人皆尋思不得。至薛還令,云:「腳杏。」滿座大笑。(出《盧氏雜說》)

鄭畋盧攜

唐宰相鄭畋、盧攜親表,同在中書,因公事不協,更相詬詈(詈字原空缺,據黃本補),乃至以硯相擲。時人謂宰相鬥擊。「以此俱出官。」(出《北夢瑣言》)

鄭綮

唐宰相鄭綮雖有詩名,本無廊廟之望。時王綱已紊,四方多故,才既無取,言必依違。太原兵至渭北,天子震恐,渴求破賊術。綮奏:「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。」率此類也。同列以其忝竊,每譏侮之。(出《北夢瑣言》)

鄭准

唐滎陽鄭准以文筆居荊州成汭。常欲自北陳阮,集其所作為十卷,號《劉表軍書》。而(書而二字原倒置,據北夢瑣言七改)辭體不雅,至如祝朝貴書云,中書舍人草麻,通事舍人曰可。又賀襄州趙洪嗣襲書云:「不沐浴佩玉為石祁兆,不登山取符而無血封。」是顯言其庶賤也。應舉日待卷,題水牛曰:「護犢橫身立,逢人揭尾跳。」朝士以為大笑。(出《北夢瑣言》)

張氏子

唐張裊有五子,文蔚、彝憲、濟美、仁龜,皆有名第,至宰輔丞郎。一子忘其名。少年聞說,壁魚入道經函中,因蠹蝕神仙字,身有五色,人能取壁魚吞之,以致神仙而上升。張子感之,乃書神仙字,碎剪置於瓶中,捉壁魚以投之,冀其蠹蝕,亦欲吞之,遂成心疾。每一發,竟月不食,言詞粗穢,都無所避。其家局閉而守之,候其愈,既如常。而倍食一月食料,須品味而飫之。歲久方卒,是知心靈物也,一傷神氣,善猶不可,況為惡乎?即劉辟吞人,張子吞神仙,善惡不同,其傷一也。(出《北夢瑣言》)

劉義方

唐劉義方,東府解試《貂蟬冠賦》,韻腳以「審之厚薄」。義方賦(賦字原空缺,據黃本補)成云:「某於厚字韻,有一聯破的。」乃吟曰:「懸之於壁,有類乎兜鍪;戴之於頭,又同乎席帽。」(莫後反)無不以為歡笑。

鄭群玉

唐東市鐵行,有范生,卜舉人連中成敗,每卦一縑。秀才(秀才二字原空缺,據黃本補)鄭群玉短於呈試。家寄海濱,頗有生涯,獻賦之來,下視同輩,(同輩二字原空缺,據黃本補)意在必取。僕馬鮮華。遂齎縑三千,並江南所出,詣范生。范喜於異禮,卦成乃曰:「秀才萬全矣。」群玉之氣益高。比入試,又多齎珍品,烹之坐享,以至繼燭。見諸會賦,多(多字原空缺,據黃本補)有寫淨者。乃步於庭曰:「吾今下筆,一字不得生。鐵行范生。須一打(打字原空缺,據黃本補)二十。」突明,竟制白而去。(出《乾鑿子》)

梅權衡

唐梅權衡,吳人也。入試不持書策,人皆謂奇才。及府題出《青玉案賦》,以「油然易直子諒之心」為韻,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。權衡於庭樹下,以短椀畫地起草。日晡,權衡詩賦成。張季遐前趨,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,以為師模。權衡乃大言曰:「押字須商量,爭應進士舉。」季遐且謙以薄劣,乃率數十人請益。權衡曰:「此韻難押,諸公且廳上坐,聽某押處解否。」遂朗吟曰:「恍兮惚兮,其中有物;惚兮恍兮,其中有諒;犬蹲其傍,鷗拂其上。」權衡又講:「青玉案者,是食案,所以言犬蹲其傍,鷗拂其上。」眾大笑。(出《乾鑿子》)

李雲翰

周咸通中,舉人李雲翰行《口脂賦》,又羅虬詩云:「窗前遠岫懸生碧,簾外殘霞掛熟紅」,又李罕《披雲動霧見青天》詩:「顏回似青天」,皆遭主司庭責而遣。舉子中有每年撰無名子,前有舉人露布。後皇甫鬆作《齊夔凌纂要》,又李雲翰作《吳王李謁天帝記》,無名子。蕭相知舉年,裴裕所制尤名,近千餘首,裕逐罷舉。是年,盧庸連旁文宣王廟前哭半日。